

謝義耕

詩書畫印選 · 上卷

寶樹堂編 鷺江出版社

頑石出瓦甕古玉

義耕印



謝義耕

詩書畫印選 · 上卷

頑石出瓦甌古香

義耕





謝義耕 (1912~1986)

懷念父親（代前言）

父親（一九二一—一九八六）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，爲了緬懷他的爲人和藝術成就，我們編輯出版了《謝義耕詩書畫印選》（上、下卷），作爲奉獻父親靈前的小花。

父親幼失怙恃，十三歲就開始學徒生涯，艱難的生活環境鑄就他堅毅的性格和多方面的藝術才華。

他夙好書法，九歲學習顏體，十八歲臨習《鐸山碑》、《三墳記》，所寫篆書瘦硬含蓄，初具斯、冰筆意。十九歲開始研治漢碑，先後涉獵幾十種碑帖，字課無日間斷。其中，《禮器碑》的道勁、《衡方碑》的渾厚、《夏承碑》的圓潤對他影響最爲深遠。他注重篆隸結合，力求隸有篆意，筆法高古。他十分推崇清代伊秉綬（汀州人）雄健渾樸的書法藝術，常常研習揣摩。上一世紀六十年代，他在書寫國家級和省級重點文物保護碑（共六十九面）時，落筆和字體都逼似伊汀州，祇是伊體方中帶扁，而父親的字受篆書和漢碑熏陶，顯得方中偏長。媒體稱其隸書爲福州之冠，或許無忝斯名。

父親青年時期就對篆刻藝術情有獨鍾，下了幾十年功夫，誠可謂苦心孤詣，自言得力于《秦權》、《秦詔版》、《天發神識》、《三公山》諸刻。他努力追求古樸蒼老與漢印韵味，刻有《閩酒》、《月令》、《鼓山名勝》、《壽山石名》等印譜，均爲省圖書館所收藏，某些作品還被《現代印章選集》及西泠印社收錄。

父親喜歡讀書，每天不管多忙，總要擠出時間誦讀古詩文，常說讀書對修身養性和書法藝術都有潛移默化的作用。他每有感慨，輒發之于詩，寫詩師承晚清舉人陳海瀛先生（曾任孫中山秘書），沉浸于東坡、山谷之間。他每逢正月初一，大清早就給老師送梅花拜年，幾十年未曾廢止。陳老先生對他很器重，視之爲『二仲』（羊仲、求仲）之一。父親經常參加福州折枝吟和其他詩會，遇到詩友的佳句，每每吟誦給我們聽。他四十歲後也畫蘭、竹、梅花，并賦詩題畫，饒有情趣。他的《二無齋詩稿》選錄各體詩歌三百多首，深得詩

友稱道。另有《二無齋瑣記》，為其學藝心得。齋署『二無』，乃取《心經》『無智亦無得』之義。

父親生前是福建文史館館員、福州畫院畫師、市書法篆刻研究會理事。

父親為人和藹真誠，談吐談諧，社會各界，皆不乏好友。長期以來，他的朋友和學生索要字畫，幾乎有求必應。我們兄弟姐妹多，家境不豐，父親仍勉力接濟一些生活困難的朋友，雖數量微薄，亦表達心意而已。他樂於助人，自奉却很儉約。從我們水部舊居，到他供職的省人民委員會（在今省府路），約有四十五分鐘的路程，他早出晚歸，長年步行，不肯乘坐公共汽車。父親去世後，我們到于山福州畫院取其遺物，看到一小瓶醬油，便是他午餐（煮綫麵）的調味品，睹物思人，不禁泫然。

父親長期在外供職，退休後也終日『舞文弄墨』，家務事多由母親承擔，但他對家庭還是很關愛的。母親神經衰弱，他端湯送藥，陪同散心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對我們求學、工作和日常生活也傾注了很多心血，還常用儒、佛的道理教誨我們，用福州先賢典故勉勵我們。趨庭鯉對，如在昨日，我們非常懷念他。

父親奉佛茹素，澹泊名利，藝術人生，均無所矜飾。他讀佛經，持佛號，虔誠地為佛教做事，義務到佛學院講課，應邀書寫許多寺名、碑文、楹聯，名山寺院，處處留下他的筆迹。他熱衷於抄寫佛經，廣為流通，曾一絲不苟地書寫了八十一卷《華嚴經》，回向淨土，現收藏在福州開元寺。佛家也給父親很高的禮遇，他去世時，許多寺院都送來花圈，他的方外至友、弘一大師弟子圓拙長老親來封龕，西禪寺、開元寺、海潮寺諸僧尼亦主動前來助念，此情此景，緇素并稱難得。

《金剛經》云，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父親晚年篤信佛法，對自己的文藝作品也許看得較平淡；但對我們來說，却是父親畢生心血的結晶，是彌足珍貴的傳家之寶。

謝伯銘

謝仲穎

謝叔安

謝季祥

謝無系

謝六貴
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



父親在水部舊居書房中



父親與母親在水部舊居



與黃壽祺教授在水部舊居



與普雨和尚(左三)、鄭乃琬先生(左一)、沈覲壽先生(右一)在福州鼓山湧泉寺



與圓拙長老(左三)、楊貢南居士(左四)等在莆田廣化寺



與沈觀壽先生在鼓山靈源洞前



父親在書法觀摩會上



十四老人吟集合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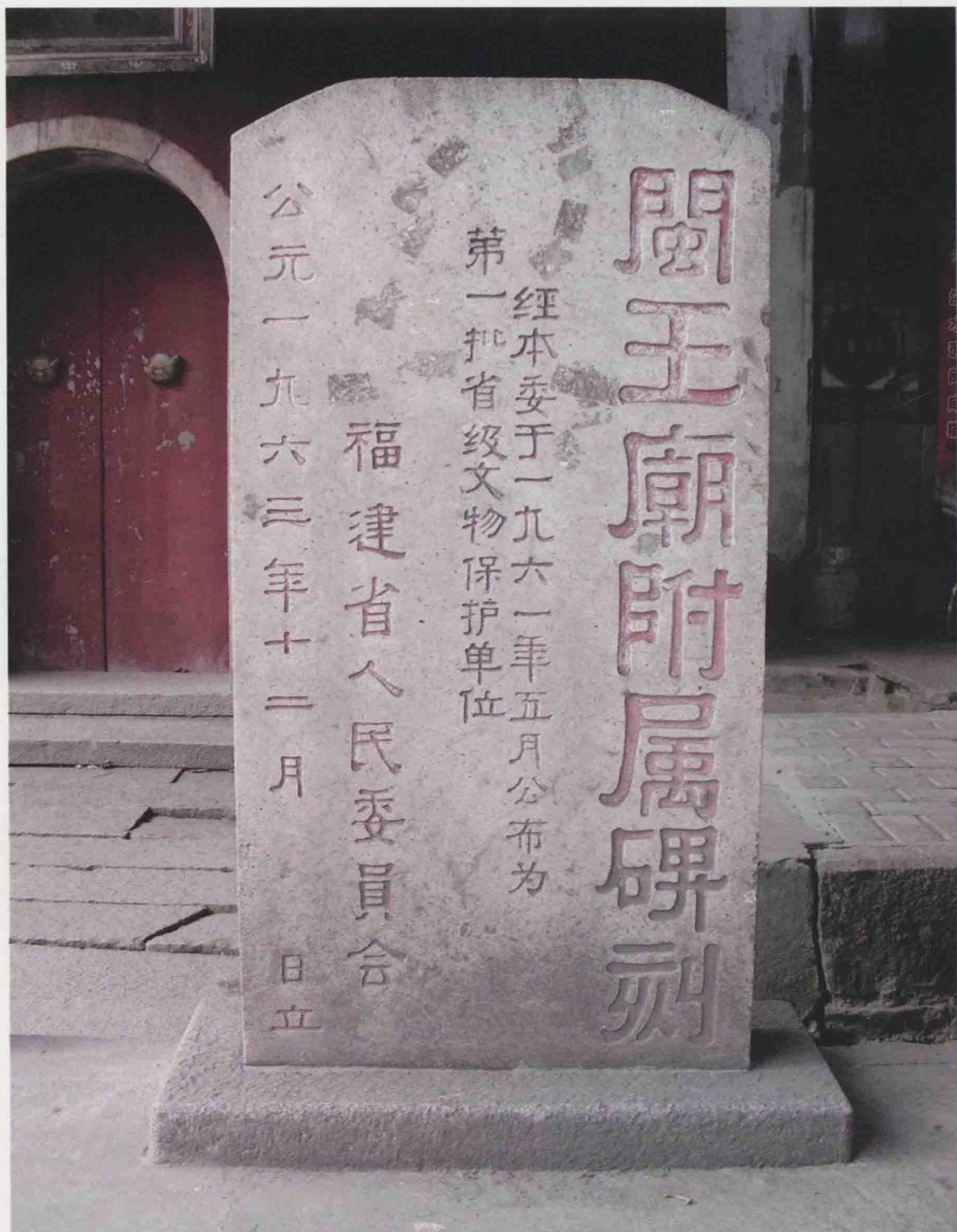
鼓山禪院牌坊楹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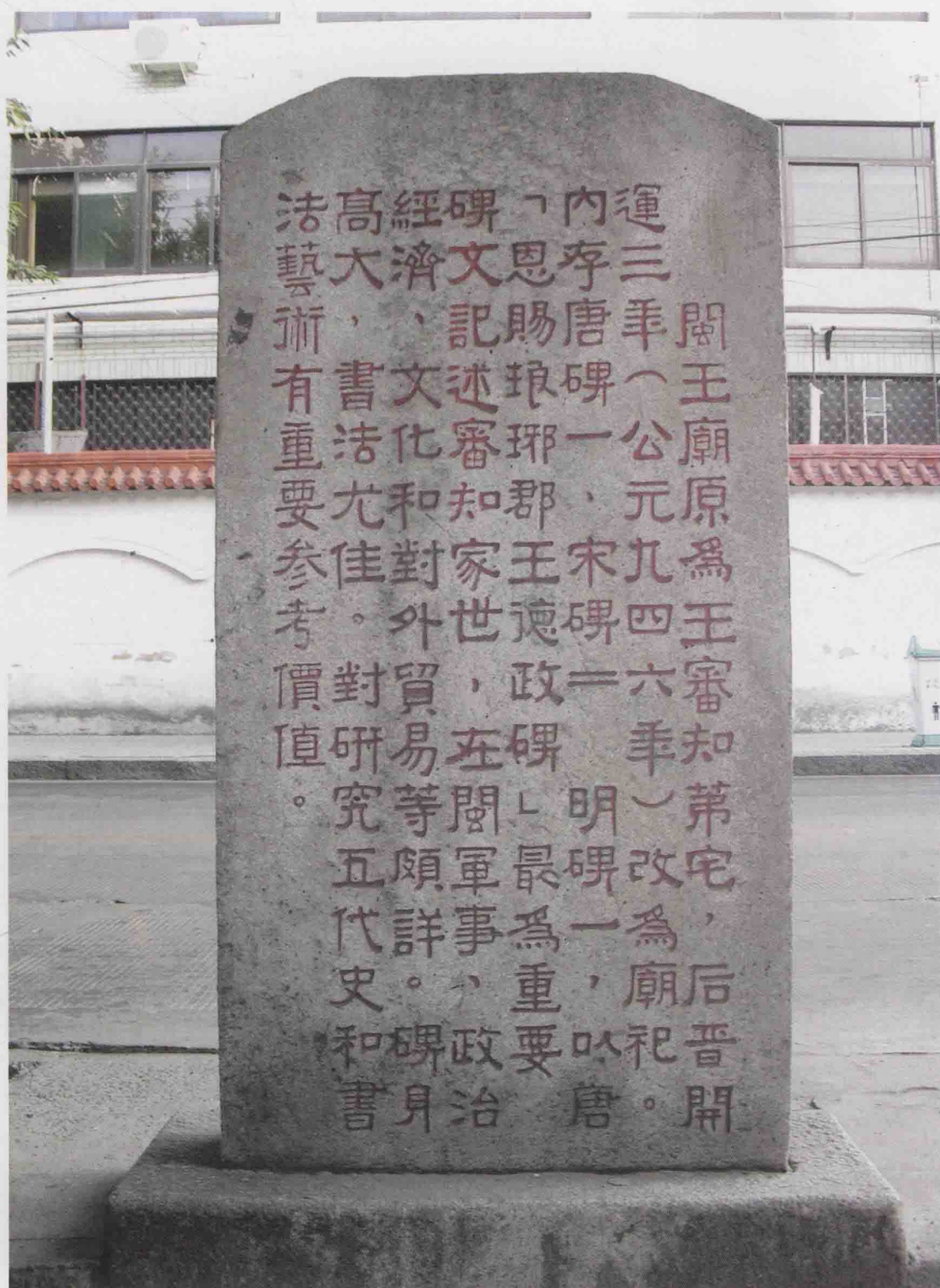
鼓山廨院牌坊楹聯



鼓山摩崖題刻保護碑碑陰



福州閩王廟附屬碑刻保護碑碑陽



福州閩王廟附屬碑刻保護碑碑陰



莆田廣化寺寺額及山門題匾



廣化寺五觀堂楹聯